



儿时的纸飞机

孙慧铭

飞翔应该是我们儿时一个永恒的梦想,燕子在阳光中翻飞,麻雀在枝头掠过,蜻蜓在水面上缓缓升起,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……无论是哪一种飞翔,都会让我们好奇着,向往着。

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飞机从碧空中飞过,那时每当听到天空中传来“轰隆隆”的声音,我们便会仰起头,顺着声音的方向去寻找大飞机。待飞机飞过头顶时,小伙伴们还会一起拍手欢呼着。正意犹未尽呢,就会有小伙伴提议,我们来折纸飞机玩吧。既然不能飞翔,那就去模仿飞翔,听到这个提议,其他小伙伴便会一边附和着,一边跑回家去,找出几张旧报纸,或者干脆拿来一本旧作业本。

纸飞机的折法很简单,把一张纸左右对折,在中间压出折痕,将对折打开,把左右角折向中间的折痕,再依先前的中间折痕,左右对折。最后再把两侧纸张向外侧翻折出机翼,一架传统的纸飞机就完成了。这一连串的步骤,对我们来说前后不用一分钟。

飞机折好了,小伙伴们便会拿着各自的得意之作,相约到场院里、操场上或田野中比赛,看谁的飞机飞得更高、更远、更久、更平稳。一架纸飞机要飞起来,而且要飞得更好,除了要讲究机头尽量尖锐,机翼平衡,还需放飞得好,关键在于放飞时的力道要巧妙合适。

把纸飞机举起,奔跑起来,用力送出去,当无数只纸飞机在空中飞舞时,我们在地面不知疲倦地追赶着,响亮地叫着、笑着,那一刻,就如自己在飞翔。

除了比赛谁的纸飞机飞得更远更稳,我们还会比赛谁的飞得更高更准。我记得我上小学时,我们教室内的房顶是露着草笆的,于是那里就成了我们比赛飞高的理想“靶场”。一到课间,同学们便纷纷把自己手里的飞机投向那里,不出几日,屋笆上保准会插满纸飞机。常常正在上着课,一阵风吹来,从屋顶上就飘下几只纸飞机,大家也顾不得上课了,笑着抢着,抢到的同学就像捡了个宝一样开心。老师也不恼,只是吩咐个子高的同学放学后站在课桌上,用竹竿清理一下“靶场”。

也不知道是哪个孩子说起的,说把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写在纸飞机上然后对着它吹口气,放飞到天空,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就会实现,于是大家纷纷仿效,放飞着纸飞机,也放飞着希望,并一直等啊等,一直相信着,总有一天,那些会实现……

行走烟台

投稿邮箱

xingzouyantai@126.com

母亲的小药瓶

刘友铸

我的母亲出身贫寒,没上过学,也不识字,而忙农活,做家务却是一把好手,待人接物也很周到。

我有五个兄弟姐妹,大姐大姐出生在缺衣少食的旧社会,小妹出生后疾病缠身,他们三个都不幸夭折,只有二姐和我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长大成人。我的父母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,想方设法让我们姐弟俩上学读书,我们先后完成学业后参加工作。

听前辈们讲,在一个寒冬的清晨,我的母亲像往常一样去村前的水塘里洗衣服,不慎掉进冰冷的水中,浑身湿透,还呛了好几口水,从此落下了咳嗽的病根。

为了给母亲治病,父亲无数次地往县城的医院里奔波,姐姐也多次陪同母亲到省城几家较大的医院求医。母亲的病情需要长期服用止咳化痰、平喘安神的药物,其中有一种名叫“百喘朋”的药片,母亲服用后感觉挺有效果,就特别相信它。为此,姐姐就常年坚持为母亲购买上海产的这种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到南京出差,特意去了姐姐家,给母亲捎去一些淄博一家制药厂生产的“百喘朋”。母亲得知我从部队为她带来了药,满心欢喜,当晚就要尝试一下,姐姐按照说明书的要求给母亲服了药。第二天,姐姐告诉我:“妈昨晚服了你带来的‘百喘朋’,不知为什么止不住喘。”

我归队后不久,姐姐将我带去的山东产的“百喘朋”装到家中上海产的药瓶子里,仿照包裹样式简单包装一下,亲手交给了母亲。之后,母亲继续服用被我们调了包的上海“百喘朋”,并未出现过异常反应。

如今,虽然我的母亲已经过世20年,但每每想起时,她的这些小药瓶就又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中……

童年桃酥香

柳华东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桃酥就是最美的吃食。想想吧,焦酥酥脆的桃酥香味扑鼻,入口则满口溢香,如此美味就是神仙也跳墙!

桃酥在胶东还有一个俗名,就叫果子:小桃酥叫小果子,大桃酥叫大果子。而到供销社称上一斤大果子,出门做客那是再体面不过的事了。因为家家生活比较拮据,大果子也就只是应景的道具,主人家是不会真留下这斤点心的,总是让客人原样拿回。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而这斤大果子谁家也不舍得吃掉,往往被从这家送到那家,又从那家传回这家,传来传去,还是留在自己家里,但因为传来传去,包大果子的油纸往往就碎了,主人家就用细线绑一下。于是,大果子继续在亲朋间传来传去,直到大果子也碎成渣了,才会被分而食之。

所以,那个时候我非常盼望妈妈出门用的那斤大果子早点碎掉,以便让我和兄弟们解馋。

有一年,姑夫到奶奶家做客。奶奶泡上茶水,放上一碟炒花生,一碟大果子,让姑夫喝茶。姑夫朝院子里喊我进来吃点心。我几步跑进



来,一眼看见桌上的点心。可是奶奶拦住我说:“小孩子家,别在屋里探头探脑的,让你姑夫笑话!”我只好跑出去在门口玩了,却也并不走开。

姑夫走后,奶奶喊我进来,我发现大果子早收拾了,只是在盘子里有一些大果子的碎屑和几块大点的碎块,奶奶让我吃掉这些碎屑解馋。那个时候,我贪婪地几口吃掉,并想,我什么时候能吃到一整块大果子那才好呢!

那个时候,要吃掉一整个桃酥的机会实在太少了。邻居家的青哥倒是有了这样一个机会:他打开柜子,偷偷把包装纸撕开一个小口子,从中拿出一个大果子吃掉。如此几次,大果子都吃完了,可包装纸还是完好如初!为了这事,他被狠揍了一顿。

如今的桃酥,品类繁多,口味五花八门,大家都吃得腻了。童年桃酥香已经永远留在童年了。

风暴潮之夜

矫捷

天气预报说有风暴潮。派出所所在的乡镇是半岛的山区,距离大海有个将近百里。但是任何人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是不敢掉以轻心的。

晚上6点多,天色完全黑下来。大风也如约而至。屋外传来大风撕扯着各种物品的声音。报警铃声响了起来,西村场院边上起火了,镇上布置的本村护林员发现的。这样的大风天起火,心里一惊。赶赴现场,好在发现的及时,各村都准备的人员工具,火被扑灭了。打着灯查看着现场,询问着发现人,没有发现嫌疑人,现场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。

正思索间,所里来电话说泊村又着火了。到达现场,值班的另外一组民警已经开始了勘查。镇上的干部在

镇长的带领下已经赶过来了,和村民很快将火扑灭。还是没有有价值的线索。刚要和镇长交换一下看法,又是2起起火警情。马上分兵而去。寒风狂啸,好在准备的人员和救火装备物资充足,都是有惊无险,迅速扑灭了火,没有造成损失。

四个着火点都不在一个地方,而且距离都很远。那么就没有可能是有人驾车四处点火呢?除了这个判断,真是暂时想不出什么解释来。镇长马上让除预备队外的干部听从我们指挥。分好组,大家按照自己的警戒位置分头而去。能抓住嫌疑人最好,抓不住也不能再出现险情。

站在莒村的东山岭上,狂风吹着身体,仿佛要把人吹倒。顶着风,眯着眼睛四处瞭望。忽然发现莒村村南田野里闪现出一个璀璨的烟

花,火花圆润,光芒四射。顾不得欣赏烟花的美景,马上拿着对讲机喊人包抄那里。接着开车向那里冲过去。人群很快会集到一起,没发现有人,也没发现有逃跑的人。大家有些懊恼。奇怪,怎么找不到烟花盒子或筒呢?不会放烟花的人连盒子都拿跑了?正和赶到现场的镇长交谈疑惑,忽然头顶哄得一声爆发出一团火花。大家抬头望去,找到凶凶了。

原来头上是两根高压线,平常日子看着两根电线离得很远,现在大风,两根电线剧烈地来回抖动,不时碰到了一起,只要碰到一起,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火花。

工作这么多年,第一次看到了和电影镜头一样的内容。通知镇上把电闸拉了下来,之后就没有再起火情。